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繆暉吉

御纂詩義折中序

詩之教大矣古今言詩者衆矣自小序而下箋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辨難糾紛幾如聚訟曩嘗肄業於此流連諷咏豁然心有所得而考之昔人成說往往拘牽扞格不能相通辛未秋間與尚書孫嘉淦論及諸經其所見平實近理因先從事毛詩授以大指命之疏次其義凡舊說之可從者從之當更正者正之一無成心

唯義之適視事餘功親為釐定以備範經之一解編既竣在館諸臣以序請夫詩之道何仿乎其在虞書則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聲與律其後起者也其在魯論則曰一言蔽之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教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輿氏則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說詩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詩之本得而其為教也正矣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用中者聖學之大成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爰竊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義命之曰詩義折中而敘其槩以爲弁

乾隆二十年夏四月御製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御纂詩義折中篇目　　詩類

第一卷

國風

周南

第二卷

召南

第三卷

邶

第四卷

鄘

衛

第五卷

王

鄭

第六卷

齊

第九卷

第十卷

小雅

第十六卷

大雅

第十七卷

生民之什

第十八卷

蕩之什

第十九卷

頌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臣等謹按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

皇上御纂鎔鑄衆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釋多參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傳說彚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録舊說實昭千古之至公我

皇上幾暇研經洞周窔奥於漢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量得失鏡别異同伏讀

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

疑生句句下

御注於詩集傳所釋蝃蝀之義詳為辨證併於所

釋鄭風諸篇槩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

其訛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見

聖

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

彚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

孔門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端緒因

欽定詩經以樹義即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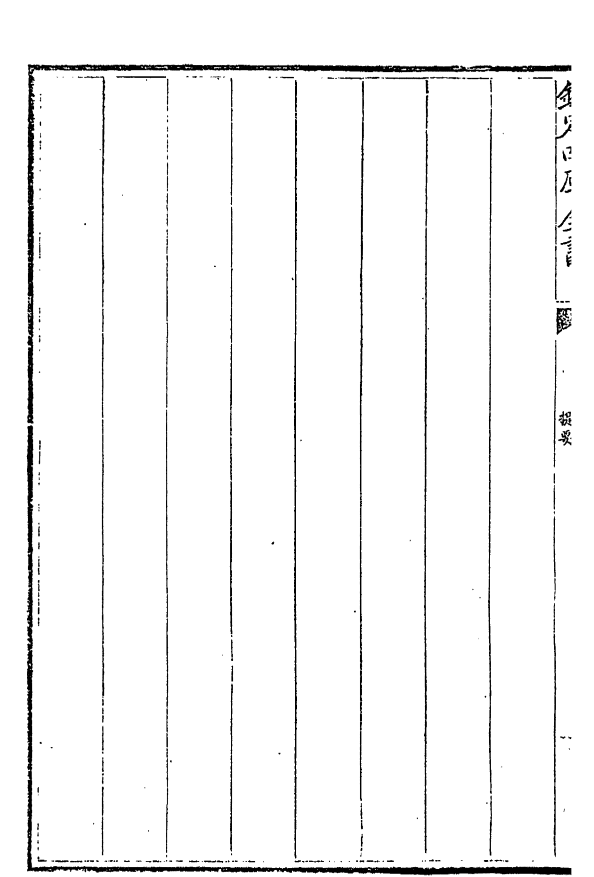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以立名

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

昭代者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纂詩義折中卷一

國風一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在雍州岐山之陽太王始居之傳至文王徙都於豐武王克商徙都於鎬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樂歌謂之周南者言其化自周而南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雎鳩鳥之有别者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逑配也凡興必有所取雎鳩雌雄河洲窈窕在與淑女君子深閨靜好神相似也窈窕狀

其德也心斂則致幽性定則神閑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是也好逑勸好德也家齊由於女貞女貞本乎男正男好色則女修容男好德則女敬事故為君子者必眞知窈窕淑女乃為好逑斯好惡明取舍定而風化行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興也參差不齊之貌荇菜柔潔似女德也流之沿流以求之也男之求女如君之求士其訪之也博其擇

之也精其好之也誠其禮之也備故左右流之無定方也寤寐求之無巳時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賦也服事悠長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之意言君子於淑女求之不得則思其服淑女所服之事所以佐君子理隂教有不得而必不可者故思之甚長而卧不能安也男女之際情欲易生寤寐輾轉而好是懿德不涉於邪所謂哀而不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興也采擇而取之也友之取其德也琴瑟房中之樂也言君子既得淑女則取其德而友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琴瑟之在御剛柔調劑以成聲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芼熟而用之也樂之用其德也鐘鼓堂下之樂也言君子既友淑女則用其德而樂之明章婦順以化其下内和家理外和國治如鐘鼓之在庭元音宣

暢以遠聞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

關雎文王之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皆所以修身也窈窕好逑惟取其德則貞淫辨而好惡之源清格致之要道也寤寐思服不慕其色則理欲嚴而幽獨之幾謹誠正之實功也琴瑟友之衽席之上德業相資而天命常行此修身以齊其

家也鐘鼓樂之化起宫闈達於朝廟有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此齊家以治其國而天下可平也事不越夫婦之際而天德王道之始終備焉故用之閨門用之鄉黨用之邦國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一日而不為此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覃長施延萋萋盛也黄鳥鸝也黄鸝夏鳴采葛

之候也后妃在宫中聞黄鳥而思采葛言彼谷中之葛葉想萋萋而盛矣此灌木之黄鳥已喈喈而鳴矣葢勤於其職不敢暇逸故聞聲而儆心欲及時以趨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賦也莫莫密也刈割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

后妃至谷中見葛已成於是割之煮之治為絺綌而

服之不厭焉朱子曰親執其勞而知其為之不易是也凡人躬稼穡則不敢厭疏食身紡績則不敢厭布衣故王親耕后親蠶真知農夫工女之艱難而後深樽節愛養之至意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師氏女師薄語辭汚澣皆洗也燕服曰私禮服曰衣害何寧安也言告告師氏后妃告女師也言告言

歸使女師告文王也汚私澣衣潔且儉也衣不皆澣儉得中也歸寧父母者婦功既成爲時已久恐父母之思已而心不安故歸而安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子曰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也至於事皆稟命無敢自專閨門之内師保通言乃窈窕有别之實錄而官禮

之明備已肇其端矣此文王太姒所以造周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比而賦也卷耳苓耳也卷耳可以佐食比賢人可以養民也采而不盈比求而難得也我后妃自謂也懷人謂文王也周行猶言王路左傳云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后妃思之言賢才甚少求之難得如我所懷之人當置之列位使得馳驅王路不

可拘幽之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比而賦也陟升也虺隤馬疲之貌金罍酒器也陟彼
崔嵬言路難也我馬虺隤喻民困也世路方艱民力
已困天下之憂莫大於是故永懷之雖酌酒而不能
解也
陟彼高岡我馬元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比而賦也元黄病也元馬病則黄矣疲之甚而至於

病故懐之甚而至於傷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比而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朱子曰吁當作盱張目遠望也僕所以牧馬也馬瘏則民病僕痡則官亦病矣是民力已困而無人寛恤也民生已殘而無人撫綏也時事如此無可如何惟有置懐人於周行庶可轉危為安焉故盱之望之也望紂之求賢審官以用文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治世在于養民養民在於審官布羣賢於庶位則民可養矣躋大賢於顯秩則官可審矣此古今之通義而當文王與紂之時尤甚盖紂之毒痛四海非用文王不能救也觀父母孔邇之詩魴魚之赬尾文王能撫循之王室之如燬文王能奠安之然則虺隤元黃之時宜置文王於周行信有徵矣其所盱

望不虛也值人倫之變而永懷永傷者社稷生民之至計此所以為后妃之志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比而賦也木下曲曰樛藟葛屬纍繫也君子謂文王也履祿綏安也樛木下曲而葛藟繫之以比后妃逮下而衆妾附之也后妃有逮下之德而衆妾依附又能率衆妾以樂其君子故衆妾頌祝之願文王與后妃皆受天之福祿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比而賦也草與苗雜曰荒后妃不自有其崇高故衆妾亦自忘其卑下並育而不相害也將助也思若或啟之行若或翼之助其德不止安其身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比而賦也縈繞也衆妾之愛戴后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成全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凡所將者皆底於成也嘉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綏之保之將之佑之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逮下之德日深故頌祝之詞遞進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不同必爭寵爭寵必妬忌妬忌必讒傷故妾之於嫡多怨之也不然則畏之也獨后妃之於衆妾不妬而使其可樂衆妾樂之而歸美君子蓋關雎

之化深矣鐘鼓樂之文王樂后妃也樛木逮下

后妃推文王之樂以樂衆妾也福履綏成衆妾

感后妃之樂而愈以樂文王也成周之世太和

洋溢皆本諸此故關雎之後必有樛木而後有

螽斯以此為修身齊家之極則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喜羣飛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也振

振壯也后妃不妬而多男故詩人以螽斯比之言其

羣飛詵詵而和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蓋妻不妬則妾媵和妾媵和則心神暢而氣血調所生之子必壯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妻不妬而妾媵和則樂羣處而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讓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

也雍睦而聚處如蟲之盤蟄也妻妾欲其和尤欲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流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此亦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子孫盛也凡家道之成始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有文王而後有關雎夫刑妻也有關雎而後有樛木妻容妾也有樛木而後

有螽斯妾宜子也子患其不壯又患其不多壯且多矣又患其不睦而至於不聚也振振繩繩而終於蟄蟄則是子孫皆能孝於親也且推孝親之心以友於兄弟也一庭之内夫和妻柔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禮樂成於家而仁讓興於國矣此修齊治平之節次非此不可推而行也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夭夭少好貌婦人謂嫁曰歸宜者和順之至彼此相得而相安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内文王后妃之化自家而及於國由男而及於女國中之女皆有和順之德故詩人見其于歸而歎美之也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於家也善相夫子琴瑟静好由是而孝於舅姑由是而睦於兄弟一家之内恩明誼美如夭桃之華灼灼而鮮明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盛貌宜其室家謂一室所有之家也父母兄弟是也宜其家室謂一家所有之室也弟婦子婦是也淑慎之德一家化之弟婦子婦皆能相夫而各宜其室如夭桃之實蕡蕡然而圓碩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盛貌宜其家人者盡宜一家之人也長幼卑尊各得其所如夭桃之葉蓁蓁而齊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化行於國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治國之道無他使國人皆齊其家而已欲一國之人皆能齊家必一國之女皆能宜室此非政令之所致也天子懋肅雍之德后妃昭窈窕之儀積為風俗而通於氣化人秉清淑之姿户成禮讓之習然後少女于歸皆能淑慎也語其功化之盛至於一國之人各齊其家原其起化之由不

過一家之内自修其身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賦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結繩為罟易於棼亂而肅肅整飭執事有敬也丁丁椓杙聲用力有節也赳赳武貌干城所以扞衛也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野人兔罝皆能整飭故詩人美之以為此雖赳赳之武夫而敬而有節則勇而不亂可以折衝禦侮而為公侯之

扞衛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賦也九逵之衢曰逵中逵衝會之所也仇匹也肅肅兎罝而施于中逵則是敬以集事握其樞要而物不得適故可與共圖國政而為公侯之善匹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賦也中林邃密之所也肅肅兎罝而施于中林則是敬以揆幾智深勇沉而人不能知故可以出謀發慮

而為公侯之腹心也昔郤缺耨其妻餉之夫妻相敬如賓胥臣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必有德文公舉以為大夫而果稱職然則野人之肅肅可為好仇腹心有徵矣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人材衆多也上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君敬德於上則民敬事於下故后妃窈窕而采蘋之季女能齊文王穆穆而兔罝

之野人能肅齊與肅者敬之謂也至於能敬則無所施而不可矣仕與學無二理文與武非兩途敬身而克勤小物即敬官而能辦大事草野之夫皆朝宁之佐也無事而莊以涖衆即臨事而懼以成謀六官之長皆六軍之將也故觀兔罝之肅肅而干城好仇腹心皆可預卜矣三代以上聖道明而人材出以此也思齊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敬之至也聖道明也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則人材出也古之人所以譽髦斯士者無他焉無斁其敬而已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宜子故婦人采之朱子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也黄佐曰門庭之内幸無係累機杼之外尚有餘閒是也采之始求之也薄言采者聊試為之無成見也有之始得之也薄言有者偶然遇之無喜心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其穗也薄言掇者相與拾之而不爭也捋取其子也薄言捋者徐而取之而不競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袺貯於衽也薄言袺者掬不能容姑貯於衽非貪得也襭扱於帶也薄言襭者將欲攜歸故扱於帶非矜持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室家和平也觀其婦子閒而無事比隣耦而無猜多寡随其所得作止任其自然所謂皡皡而不知為之者歟是故桃夭之女子能宜猶有和之心也芣苢則忘其和矣無心而相與矣兎罝之野人能肅猶有敬之迹也芣苢則忘其敬矣無事而天遊矣治至於無事化至於無心此曠古所希有而無奇也仍本於人君之敬而已中庸詳言之矣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君

之敬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民之和也篤恭而天下平則君不顯其敬而民亦不顯其和矣是故君德至於無聲無臭則民風極於不識不知此謹幾慎獨之實功初非倖邀天眷而致此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竦直無枝曰喬思語辭也涉水曰泳並舟曰方木喬則寡陰而不可休矣女貞則無欲而不可

求矣漢廣江永極形之也貞則神遠如漢之廣無徑可緣也貞則守純如江之永無間可乘也朱子曰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故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高也錯節也楚荆屬秣飼也薪錯不

可伐言刈其楚而已女貞不可求言秣其馬而已然既不可求則于歸無期矣故重言江漢之廣永歎其馬亦不可秣也朱子曰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蒿也蒿又小於楚矣駒又小於馬矣重言漢廣江永者歎其駒亦不可秣也蓋悅之愈至而

敬之愈深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漢廣德化所及也后妃修德文王好德其下化之自近及遠故江漢之間民風丕變出游之女皆能修德觀其致高而神遠非窈窕之狀乎行道之人皆知好德觀其悅至而敬深則與寤寐求之相似矣夫德存於己人不能見而化之所及無遠弗屆者此非有術以致之也人

性之善一也性一則情孚情孚則神通故深宮自然其宥密而草野羣移其性情起化者不言被化者亦不知矣君子是以知明德之果可以新民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名墳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調一作輖重也朱子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朱子曰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而賦也魴魚名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王謂紂燬焚也父母謂文王孔甚邇安也文王之化行於江漢而又及於汝所謂三分有二也漢廣之好德迹於關雎

汝墳之伐薪葛覃之遺風乎乃心王室則與卷耳同矣朱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未已而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離别之久思念之深而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心而無狎昵之

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道莫大於五倫而君臣父子為尤重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故紂至暴虐文王事之不敢叛也不惟不叛而已且使天下之叛者皆服於已而已復率之以事紂故終文王之世天下皆供紂之役而且忘紂之暴是文王以事君之道

化天下而天下化之故曰道化行也虞舜克諧瞽瞍遂無頑嚚之慝文王服事商紂並有怙冒之仁必如此而後天下化必如此而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定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瑞獸也王者至仁則麟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之貌朱子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而又

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
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頟也麟之頟不以抵物公姓公孫也公孫皆
麟者公子能以仁厚教其子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其端有肉不以觸也公孫之子以王父
字為氏因以為族故曰公族公族皆麟者公孫能以

仁厚世其家也趾骨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興子定皮膚也在趾之巔近於末矣故以興孫角又在皮膚之外矣故以興族譬之於木趾猶根定猶枝角猶葉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天地之道元而已矣元者仁也太和也關雎之樂和之至也太和所聚元仁發育故子孫宗族莫不仁厚而瑞應至矣又言子孫宗族之皆麟者固以歎其仁厚

之德與麟同符抑以見物瑞不如人瑞欲人君勉為仁厚之實而勿徒侈言符應則頌也而諷規寓焉矣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

周南修齊治平之譜也天下之道莫先於父子兄弟故大學始教惟孝弟慈行之於身則身修施之於家則家齊以此成教於國以此絜矩於天下而其事皆始於夫婦夫婦和而後能養父

母育子孫睦兄弟故父子兄弟足法必先以之
子宜家也周南之詩與大學同關雎葛覃造端
乎夫婦也螽斯麟趾則及於父子兄弟矣桃夭
兔罝教成於國也漢廣汝墳則及於天下矣是
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福祚之長未有如周者
也太和翔洽樂備禮明治化之隆未有如周者
也而究其致此之由則惟起化於閨門而端本
於孝弟大學言其理周南指其事孔子曰我欲

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詩
教與春秋同歸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御纂詩義折中卷一

御纂詩義折中卷二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文王之時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而南國皆從化焉其自文王之國而被於諸侯者則謂之周南其因方伯所布而及於四方者則謂之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鳩性拙每居鵲之成巢如男有室而女居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能謹夫婦之禮故大昏成而詩人美之以鳩起興取其拙而安也婦無外事酒食是議安於拙而順以從夫德之盛也故關雎取其有別鵲巢取其無為取有別者所以防荒淫之漸取無為者所以杜預政之原也御迎也百兩御之君親迎也韓奕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據也能為家主進於居矣將送也百兩將之上卿送也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之娣姪衆也韓奕之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是也成之婚禮成也百兩迎送以成之者敬其事也記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也

朱子曰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重大昏也關雎之化行於南國女能修德男知好德故夫人專靜純一而國君備物盛禮以求之是文王以修齊之道化天下而諸侯皆修身以齊其家也諸侯修齊以教其國則四國之人各修其身各齊其家而比戶可封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信夫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蘩白蒿也生於初春可以為葅于沼于沚者沼沚之旁蘩先生且就潔也事祭也冠以公侯者夫人助公侯以承祭無敢自專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賦也澗中澗之曲也宫廟也澗中則更潔矣廟中則更嚴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髮髢所謂次也夫人祭服副此言被者非祭時也夙夜在公謂先祭視饎爨薄言還歸謂既祭歸燕寢故服次也僮僮竦直貌祁祁安安貌不知其人視其被被之僮僮其人竦直可知也是未祭而敬先積也被之祁祁其人安安可知也是既祭而敬猶留也未祭而積之既祭而留之則當祭之時其敬可想矣

采蘩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與君共為社稷宗廟主是以承祭為職也祭主於敬沼沚采蘩敬其物也僮僮祁祁敬其儀也國君敬事天祖夫人敬事國君與之合敬以事宗廟是國君與夫人皆敬以供職也君與夫人各敬其職則國人莫不敬事此其所以格神人而和上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喓喓鳴聲草蟲蝗屬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動也降下也南國大夫行役於外其妻思之謂蟲鳴螽躍時已秋矣而君子未歸故憂心忡動也相見曰覯見止我見君子也覯止君子亦見我也我不見君子而心動因知君子不見我而亦心動故冀其相見而君子之心降則我心亦降也以君子之心為心乃所以為思之至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有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蕨菜名暮春生惙惙鬱結也說喜意秋相思而春猶未至故憂心至於鬱結冀其相見而舒暢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夷平也由春至夏時更久矣故憂之甚而至於傷悲冀其相見而心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草蟲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夫婦之際離則憂合則喜人情也但恐其過中而失正遂至於害德而傷生草蟲之詩情得中矣忡忡憂動惙惙憂深傷悲則更深矣降憂方釋說喜方生夷則憂喜俱平矣其憂也有漸其喜也有節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心平則情雖動而性靜萬物各靜其性王道之成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藻皆水草濱涯也行潦道旁之水采蘋采藻
薦有常品也于澗于潦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盛貯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盛之湘之作事有序也筐筥錡釜用物有別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牖下奥也尸主齊敬季

少也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此詩季女主祭湘蘋藻而奠於宗室其為教成之祭無疑也朱子曰少而能敬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理陰教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敎助祭也教成而奠敎主祭也葛覃之詩勤儉孝敬采蘋有焉采

盛湘奠事必躬親所以教勤也蘋蘩荇藻不求備物所以教儉也奠於宗廟所以教孝也齊以尸之所以教敬也后妃以此自為即以此教人所由于歸之女皆能宜家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教順成俗國家理治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翦去也伐戕其幹也伯方伯茇草舍也朱子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

或舍棠樹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殘其枝也憩休息也憩則暫於茇矣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説

賦也拜屈其條也説與税同停車也税則暫於憩矣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止於樹者愈暫而愛其樹者

愈深以見人之思之愈久而愈甚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其民愛而思之思其人而不得見見其樹如見其人焉故保護之無已也君子是以知周祚之延與燕之後亡也甘棠且不忍伐而況其君乎況其子孫乎是故祖宗行一寛大之政即貽子孫數世之福朝廷用一

仁厚之臣即培宗社靈長之慶人之所以自為

與夫為天下而用人者可以知所擇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比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以道露之濕衣比淫暴之汙人也召伯聽男女之訟而女子賦此詩以見志言道露沾濡豈不欲行但早夜以行則其露更多是以畏而不敢斯言也固嘗謂之於先矣非後悔也此必男有穢行女恐玷汙故强求而未有成言箋云媒

妁之言不和是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比也家謂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事有似而實非雀無角而何以穿屋汝無家而何以速獄然汝雖速獄而實無家猶雀雖穿屋而實無角也無家者非無家也言未成而强為禮是非禮之禮不足為禮也

昔徐吾氏之女欲適子南而公孫黑强委禽焉此所

謂室家不足者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也牙壯齒也雀實無角鼠有齒而非壯則疑似更難辯矣室家不足猶辯之也亦不女從則不辯而之死靡他矣女之貞烈固不可犯而召伯能辯曲直於疑似之間全貞女之節而不為強暴所汚此所以南國之人有甘棠之愛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凡訟之興皆起於無情無情而能興訟者設為疑似之情也聽婚姻以媒聘然亦有媒雖遣而未和聘雖行而强委如此詩所云者一或不察則强暴得志而善良蒙寃下拂人性而上干天和非小失也故易有噬嗑詩存行露教聽訟也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羔裘大夫之朝服紽兩皮相接之處素絲為組以英之三英高起故曰紽也委蛇自得之貌朱子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毛緎而革見也緎界也紽緎而界見也覆言自公退食者意在於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

節儉則不殖貨正直則不營私故家無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線縫之也革緎而縫見也合兩為一曰總緎

緎而總見也重言退食自公者意在於自公也自公

而委蛇國無事也節儉則無求而民自靜正直則理

順而行自簡故國無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羊大夫節儉正直也裘緎不易節儉

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是以知周治之隆也茉莒和平室家無事也羔羊從容朝廷亦無事也夫其無事者非不事也君心清則臣節儉君心明則臣正直事之可已者無所不已其不可已者亦順應而無容私焉日事事而行所無事故不見有事也或多事而事廢或省事而事理為治者可以審所尚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比而賦也殷盛也陽奮為雷喻仁聲也南山終南也豐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何斯之斯指其人也違斯之斯指其地也言仁心仁聞在山之陽而斯人乃違此地而遠供紨役至於莫敢或暇非計也然既已仕之則無去道矣振振信厚也信則不敢有二心厚則不敢有怨意故望其歸而不敢必其歸蓋以信厚之

道勉其君子欲其不憚勤勞以終君臣之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陽而北則山之東西故繼言側也莫敢遑息無寧時也前役甫畢後役又來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也指其地

者愈切矣莫或遑處無定所也此役未完彼役又興也供其役者愈勞矣如是而終不敢必其歸乃所以為信厚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君臣之義有二分未定則以擇主而事為義貪祿而危其身非智也分已定則以終主之事為義臨難而易其節非仁也紂雖無道共主也既已仕之則君臣之分

定矣故明知文王之仁將必勃興而終勸其供紂之役不可遽歸此固其君子之信厚能刑于其妻抑文王服事之誠有以深入於人心故婦人女子皆明於大義如此也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摽取也其實七取其三也庶士衆賢也吉賓興之期也言摽所有之梅摽其三而留其七是擇其先

熟者而早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迨賓興之吉期擇其尤者而早取之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其實三摽其七也言摽所有之梅摽其七而留其三是趁其大熟之時而多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廣其途以多取之不必待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也塈貯也頃筐塈之則樹無梅矣是盡取之也人

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而有以謂之謂之者通其言也使天下之士皆得盡言以通於上則嘉言罔伏而野無遺賢矣此盡取庶士之道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求賢也立國之道首在得人文王蹶興蹶附後先有力焉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但知其逸於得人而不知其勞於求賢如此也

古今取士之制異名而不異實三年貢舉造其

吉也不時錄用廹其今也制藝試策廹其謂也然而或不得士者其求之異也古之時士不求君而君求士詢事以乞言即因言以考績故臧否可以立辨三代以後君不求士而士求君競為空言以干進上之人亦第取其言之工而不因言以試其功宜其㧞十而不得五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明也肅肅敬貌宵征夜行也命爵也箋云

禮命之數不同是也凡進御於君者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言微明之小星或三或五而在東是初昏時也當此時而肅肅以行者以今夜明早有在公之職役故也夙夜在公亦云勞矣而不辭其勞者以嫡貴妾賤命數不同故盡其職而不敢懈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初昏則星在東者先見將旦則星在西者猶留

故言參昴西方之宿也參昴不小而以為小者將旦則衆星皆没惟參昴在而光亦微也衾被裯褥猶相效也言將旦之時肅肅以行者以在公之役為君抱衾裯而安置之今事畢故還也抱衾與裯役亦賤矣而不嫌其賤者命既不同不可相效故安於其分而不敢越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妾循禮也周禮典命其數有九夫人視諸

侯之命數娣媵以下貴賤之等視其國之卿大夫士故命各不同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賤者不安其分視貴者而欲效之於是乎臣僭君而妾匹嫡家國之亂生矣先王制禮以定之使貴賤之等命數不同禮秩亦異而不可相效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小星之媵妾以命數不同之故安其分而盡其職君子是以知禮之不可以已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復入曰汜以用也江漢之間有嫡不與媵俱歸者其媵思之言江水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用雖不我用或其後也悔而迎我則我將如汜之復入於江乎蓋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水岐成洲曰渚與偕也言江水有渚而之子之歸乃不我偕既不我偕而其後也又安處而不來迎

我則將如渚之不復入江乎蓋疑之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别流者過存問也嘯歎聲言江水有沱而之子之歸并不使人過而問我旣不問我是終不悔矣我雖思之亦屬無益其變嘯歎為咏歌如沱之不復望入江矣蓋安之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思而不怨困而能亨此

士君子之所難而女子能之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夫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葢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賦也麕獐也茅包麕者傳云同田之獲而分其肉也懷思也女之懷春猶士之悲秋因時興思也吉士求婚之男也誘導也比隣之人同往田獵分麕肉而以

茅包之適遇懷春之女而同田之士遂欲無媒妁而
自往誘之蓋急於求婚而不暇為禮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賦也樸樕小木也純束重包之也此同田之人明女
之不可誘也言樸樕死鹿物本輕微而猶以白茅純
束不使汙壞況此所有之女覿其德容堅貞潔白有
如美玉豈可不加愛護而反以非禮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舒徐也脫脫遲緩貌感動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則佩感也尨犬也傳云非禮相陵則犬吠也此同田之人勸士勿往誘也言女德如玉不可輕犯當徐思而緩圖之勿疾走以動我佩巾恐其失儀也勿突往而驚彼尨犬恐其生事也蓋所以保女之貞淑而止士之邪妄其相為也深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同田之人惡吉士

之無禮而止之也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是故比閭族黨無非勸善之人也耕耘樵獵無非規過之地也設有不檢之士偶動非禮之思則前後左右之人皆得惡而止之使不陷於罪戾此三代聖王所由教成於上俗美於下刑措不用而比户可封也嗚呼盛矣

何彼禯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穠盛也唐棣郁李也肅敬雝和也王姬下嫁而能和敬以執婦道故詩人美之言何其穠盛乎則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則王姬之車也其車如此其人可知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平王文王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為

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以桃李二華興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詞也未成婚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緡綸也以絲為綸既成婚之詞也朱子曰絲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既成婚則尊夫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國立於君臣家始於夫婦婦挾富貴之勢以驕其夫而慢其舅姑則家不可齊矣故雖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亦必使之肅雝以執婦道然後諸侯卿大夫之女皆不敢以勢驕人而士庶人之家夫倡婦隨不令而自行矣此成周之盛事而夫子存之爲後世法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壹發四矢也獸二歲曰豝五豝田禮也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是也騶虞瑞獸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皆能仁民而愛物故風雨時叙庶類蕃殖春田之時葭蘆茁茂五豝具焉而國君不忍盡殺矢止壹發故詩人歎之以為此仁厚之君不戕物命是即所謂騶虞矣猶麟趾之詩歎公子之即麟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蒿類獸一歲曰豵七月之詩曰言私其豵獸之小者也蓬細於葭而亦皆茁壯則所生者更盛矣豵小於豝而亦止壹發則所殺者更少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諸侯刑于寡妻而夫人專靜純一以盡其職至於大夫之妻宗室之女皆能守禮是以教化成而風俗美陰陽和而庶類蕃有騶虞之瑞焉

推其所由皆本於修身以齊家故曰鵲巢之應也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一百七十七句

召南化成天下也鵲巢采蘩草蟲言夫人大夫妻之德修身齊家之功也甘棠以下方伯布化則國治而天下平矣騶虞化成有如麟趾大旨與周南同而亦有異焉者周南多言仁心召南兼言仁政甘棠溥旬宣之績行露昭庶獄之慎

摽梅詳取士之規小星定宮闈之禮野麕厚閭
井之俗騶虞著蒐狩之制大經大法莫不具在
所謂以睢麟之意行周官之法度也抑王道本
於天德修身在於正心故二南之言心德者宜
致意焉周南之詩多率性而主和而葛覃之尊
師兎罝之勤事未嘗不濟以敬也召南之詩多
率教而主敬而羔羊之從容江汜之温厚未嘗
不歸於和也至於王姬肅雝則兼有敬和之美

焉夫和仁也治化所由成也而必先以敬者非敬無以為和也萬物理而後和萬事序而後和故中庸之功極於位育而始於戒懼主敬以致和也天德王道在於謹獨為周南召南者可以知所從入矣